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三尊 施笠羅漢

步虛尊者，蘭陵人，姓蕭氏，父諱道顯，母張氏，伯父道成，以不軌席有天下，得為九州帝王。初，尊者投胎，下符地瑞，夏五月間，伊母張氏因避暑涼亭，聞荷花馥鬱，母命侍婢取而啖之，遂感而有孕。懷胎十月，常見祥雲罩室，瑞氣充庭。及彌月誕生，戶中燦燁輝祥光，閣中散芬馥氣，古之寧馨兒不是過也。父母心暗奇之，謂此兒降生殊常，日後長成，不是等閒人物。有詩為證：

避暑涼亭啖馥蓮，阿萱懷孕不徒然。

祥雲瑞氣嘗籠罩，誕日奇香繞膝前。

尊者易為撫養，稍長能行，不離群索居，常與群兒嬉戲，尊者足不履地，每浮空一二尺，諸兒強之就地，不可得。身帶異香，諸兒欲分其所佩，無所有。父母將兒閱過多少麻衣風鑿，雖驚羨異類，不知其所生之自。惟一演化胡僧見而訝之曰：「此兒前生曾笠我如來者也，今產公家，蕭郎出三十，富貴不足言，公善撫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已往曾將笠世尊，只今步履亦浮空。

胡僧一見加驚歎，富貴催人遇順風。

梁昭明太子承君父命令，開東閣，延攬天下賢士以為左右啟沃，時詩人沈約、汪湛之等俱出其門下。太子好佛、好詩，胡僧不惟道有證悟，而且詩有節奏，故亦為太子所知遇。有詩為證：

辟門延攬四方賢，沈約諸君侍側筵。

太子好詩兼好佛，胡僧亦獲共周旋。

胡僧在太子門下侍從日久，一旦辭謝太子，思北歸衡玄寺，因薦尊者為門下賓客，尊者始得與沈休文諸君朝夕叨陪太子。尊者善談老莊，甚當太子心，太子緣此日加眷愛。有詩為證：

尊者何由遇嗣君，胡僧延譽意殷殷。

言談善解卸人意，故爾相孚寵渥深。

尊者左右東宮數年，侍太子眷愛，恐來忌者之口，心甚不安，遂求外補。太子為請於上，得覆為幽州刺史，故尊者遂辭沈約諸君之任。時胡僧住持幽州衡玄寺，尊者未蒞任之前，戒其居民曰：「潔爾街道，新爾公廡，某年某月某日，某貴人當為此州刺史。」居民自相議曰：「朝廷授官，先有刻報，今未有刻報，如何刺史只出自僧人之口，未可據以為然，且莫被其簧鼓。」又戒其左右行童曰：「潔汝寺宇，烹汝□□，某日，新刺史抵任，諸務未遑，先來寺中禮佛。」行童亦未之信。及尊者蒞任之期，惟裡老以胡僧之言為信，遂齎餼糧，不憚跋涉，趨而迎之。尊者行至中途，見裡老來迎，怪而問曰：「吾促裝夙駕，未遣一介報汝，未傳一檄示汝，汝何以知吾抵任而迎接之遠也？」裡老曰：「日前衡玄寺僧人某戒其居民迎接，雲某老爺某日抵任，故某等得及期迎接也。」尊者曰：「真異人也！吾抵任必首謁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獲補幽州五馬候，胡僧戒眾遠趨投。

郊迎怪問先知意，報說趨迎事有因。

尊者如期抵任，未回拜鄉七大夫，即命僕從導引，先訪謁衡玄寺僧人。未及山門，聞異香撲鼻，見四五個行童持香茗迎接於道。尊者問曰：「汝師何在？」行童對曰：「在方丈誦經。」尊者即同行童進了山門，見佛像果是莊嚴，殿宇果是幽潔，遂如儀參了三寶。行童引入方丈。見了僧人，請問先知緣故。僧人曰：「使君為孩提稍氏時，老僧曾對封君大人云：『此笠我如來者也。』後備員太子賓客，詎非□□□□耶？何謂無知？」尊者始悟衡玄寺僧人乃昔日侍從東宮胡僧也。益信佛果有靈，能修則驗也，遂拜辭而別。

下車首命訪高僧，重汝天機預報先。

賓主相逢無別說，如來曾許笠先天。

尊者在幽州，官有餘閒，事無叢挫，朝廷加其清靜功成，轉升為荊州刺史。尊者得轉荊，則威權日重，士庶歸心。從兄蕭某，具文武全才，膺將相重任，朝廷恐其位尊有變，欲解去其權職，詔之歸朝。伊兄以其事謀於尊者，尊者曰：「才高者必忌，權重者招危，吾兄挾震主之威，來讒邪之口，一釋重權，其禍立至，弟恐吾兄首領不保，下矣！如弟之計，勿釋之，便。」其兄素秉忠直，不以尊者之言為然。蓋願為忠臣，不願為叛逆意也。及歸朝謝還權職，朝廷未幾果聽忌者之言，坐以不軌，誅之。其兄臨刑歎曰：「某耿耿丹心，可盟天日，今朝廷誅賞不明，忠佞倒置，無辜受戮，心實不甘。吾弟在荊州，聞吾冤枉，必報此仇也。」朝廷聞知，詔籍其家。有詩為證：

位重名高主必疑，恐謀不軌早羈縻。

純臣願把兵權釋，何事朝廷返籍夷。

尊者在荊州，聞知從兄歸朝，以忠直受戮，心甚不忿。沉聞兄臨刑有吾弟報仇之言，心甚不安，遂愛整其旅，精器械，張弓矢，為兄復仇。朝廷妄誅大臣，功臣解體，尊者撫愛士卒，人俱用命，旌旗所向，望風披靡，郡縣無一人敢過其師而與之抗者。大軍遂渡河，直抵闕下，廢其昏亂之君，立其閹弱之子。未幾，又假太后命，廢太子而主次子某為君，以主國事。未幾，太后詔尊晉進爵九錫。未幾，詔即大子位。有詩為證：

為報兄仇弄干戈，排山倒海若洪波。

朝廷更變須臾事，史筆昭昭載得麼。

尊者前世因笠如來，今也獲為天子，胡僧又為指點其事，始知前世一笠因果，今生得實受用也，遂深信佛法有靈驗，薄施有厚報也。詔各處掌印富大發庫藏，廣建僧堂佛殿，又詔設齋糧供佛飯僧。所建寺院極其侈靡，寶殿悉用珠砌，棟樑純用金裝，非沉檀香木不剋木工之選，佛像詔用金鑄，不許泥塑木雕。又詔發供給工值，募天下儒生，繕寫諸經億千萬卷，頒賜天下臣民，俾知共崇佛教。此時國帑錢糧，半為佛家靡費，繩民科條，一切以清淨從事，以故，事多廢弛，政胥叢挫也。有詩為證：

悟卻前生笠佛因，廣興佛殿鑄金身。

繩民清淨無煩擾，不似儒家用九經。

尊者為帝，專意乞靈於佛，堂堂天子，甘為廝役僕隸，舍金不足，而又捨身。左右大臣莫能諫止。將事啟奏太后，皇太后莫能規帝以正，而議發金問佛贖還帝身。始舍之，以帝為出於暫耳，及舍之至再、至三，太后贖之亦至再、至三。一次贖之金，廢千萬億，三次贖之金，費不貨矣。梁武微福心勝，媚佛心誠，舍之時，若有真佛受之，贖之時，若有真佛還之也。甚哉梁武之愚也！議者謂帝非賣童，舍之時從何人而受，贖之時從何人而還，見及此矣。據佛之設教，重在明心見性，區區皮囊且欲其脫化，方寸性靈且欲其歸空，不能了悟真宗，而惟欲以肉身作佛，亦徒矣。有詩為證：

捨身事佛意何愚，三受三還只自誣。

借使捨身能作佛，世間黎庶盡如如。

菩提達磨，南印度閩王第三子也，從游般若多羅門下，恭稟教義，服勤垂四十年，未嘗廢缺。多羅知是法嗣，授以如來法眼，達磨遂得其正宗。迨多羅歿，達磨繼述其志，始演化本國，經六十餘年，度無量萬眾，國人禮之若佛。達磨一日念行化時至，遂辭本國異見王，具大舟，泛重溟，三週寒暑，始得渡江而南也。梁武帝普通八年，廣州刺史蕭昂接見達磨，以為西天活佛降臨，遂具

表奏聞武帝。帝閱表大喜，謂左右大臣曰：「西方活佛降臨，乃朕事佛之應也。」遂遣使至廣州迎請，又詔蕭昂具法乘護送活佛至金陵面駕。及至，帝躬迎接，送至開寶寺供養。有詩為證：

達磨南渡演如來，刺史封章奏御台。

梁武自矜能事佛，奉迎法駕早安排。

次日，梁王親就達磨，問曰：「朕奄有天下，教民清淨，造寺寫經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」達磨曰：「此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帝問曰：「必如何方是真實功德？」達磨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為之在心，不以世求。造寺寫經，何足語哉！」帝曰：「此等功德，不過朕欲潔淨齋素，禁制性殺而已。」遂詔臣民妃嬪，戒酒斷葷，毋得宰牲畜命，有傷天地之和。又詔宗廟祭祀，用面為犧牲。議者謂以面代牲，乃宗廟不血食之兆。有詩為證：

寫經造寺自矜能，有漏之因不足言。

悟了淨圓空寂語，斷葷戒酒作真緣。

帝又問曰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達磨曰：「聖諦與義廓然，無朕而已。」帝曰：「流行對待，奇偶之數然也。請問與朕對待者誰？」達磨曰：「朕兆微妙，非吾所能識也。」大師欲啟帝證悟真宗，梁武知皮而不知髓，會粗而不會神，機不契合，難以口舌淨。遂潛回江北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，人莫之測，謂之壁觀。有詩為證：

聖諦真經第一篇，其中奧義乞師傳。

規規朕兆求相對，精妙微玄不易言。

達磨北去，梁皇亦不知愁留，不以達磨之談吐為真詮，惟以潔淨齋素為作用。皇后鄒氏，不受約束，每對梁皇曰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享萬方貢賦，豈襲祖宗遺澤？櫛風沐雨，帶甲披戈，出萬千辛苦也。受如此勞苦，方撫有如此丕基，顧口體不能受用些享用，雖富貴亦徒也。田舍翁膾炙手足，尚欲飽暖其妻子，士君子淬精礪神，尚欲榮顯其妻子，豈中國人主，奉養天下，玉帛天下，顧輕裘不足於體而惟布素，肥甘不足於口而惟蔬食？」帝曰：「朕非欲以苦節難卿，朕欲與卿共成佛果，故不置梓童於度外，卿不能勉從，朕亦莫之何矣，聽卿受用。」有詩為證：

貴為天子賦中邦，淡薄何宜享上方。

一統丕基辛苦出，受此享用亦何妨。

鄒娘娘得了梁皇旨意，遂矯詔開葷，恣意宰殺以克飲食。又嫉妒妃嬪，希旨者則親之，違逆者則銜之，六宮妃子受其荼毒，不可勝記。冥司見其在陽世害物傷人，全無陰德，遂奪其壽數。一日身沾重病，藥物莫療，遂爾告崩。有詩為證：

閨閣何宜造惡多，損人害物戾天和。

天公不富椒房壽，旦夕奄奄染重病。

鄒皇后性雖忌害，其實伶俐乖巧，深為梁皇所鍾愛，一巨病天，帝深悼之，晝則忽忽不樂，宵則耿耿不寐，一則傷房帷失愛，一則傷內助無人。群臣多為勸慰，妃嬪多為逢迎，莫能得九重悅豫。有詩為證：

國母崩摧動帝傷，幾回機務悉荒涼。

朝中臣妾多方解，莫得君王轉悶腸。

一日，帝居寢殿，思念皇后。忽聞殿外眾聲喧鬧，帝出視之，見一蟒蛇盤蹙殿下，張日向帝乞哀。帝驚駭逃遁莫能得，徐起謂蟒曰：「朕宮殿深嚴，非爾類所生之處，今盤蹙殿下，意者妖孽之為崇耶？」蟒即為人語，以啟帝曰：「妾前生即正宮鄒氏也。以生在陽世，嫉妒慘害，損物傷人，冥司以是加罪，故謫為蟒耳。今無飲食以實口，無窟穴以安身，且鱗甲內多蟲鑽咬肌肉，痛苦如刺。感陛下生前眷愛之厚，故不避丑形，陳布情愫，乞求功德，為妾拯救。」有詩為證：

造惡多端謫蟒身，蹙盤殿下訴來因。

口無飲食身無穴，鱗甲蟲鑽痛不禁。

帝聞後言，悽愴不止，蓋緣差卻生前一念毒害，故墮落輪回有如此。朕前造寺寫經，尚為下民廣布福田，況敵體皇后，不能拯救其墮落，何以為君！遂召集沙門僧眾。訪以拯救輪回之故。寶志禪師對曰：「娘娘罪惡過多，非禮佛懺悔不可。」帝曰：「用何作為？」志公曰：「須陛下為娘娘陳布情款，向佛懺釋。」帝然其言，遂親抒睿思，撰摭諸經，灑聖翰，撰懺文，編成十卷，名曰：「梁皇水懺」，為鄒皇后解釋生前所作種種過惡。眾僧遵教，如法行持，禮佛懺十數晝夜。有詩為證：

失身為蟒復人難，梁皇搜經作懺文。

為念椒房情義重，薦超幽滯出輪回。

鄒皇后得寶志公建了梁皇水懺數晝夜，前愆盡行解釋，如來普渡，除卻蟒形，復還人也，得轉原質。帝一日在宮內飲宴，忽聞異香馥鬱，良久不散。帝問妃嬪香從何來，妃嬪俱懵然莫知所自，帝因仰視空中，見一夫人儀容端麗，遙拜謂帝曰：「妾即蟒之後身也，感陛下懺悔功德，得世尊拯救沉淪，轉還人天世界，今日呈露本身，以為陛下作懺明驗也。妾願吾皇廣修因果，早悟真宗，獲入靈山之會，與世尊如來為朋侶，則妾之仰賴又無期矣。」言訖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異香馥鬱出何方，仰見空中有豔□。

妾本正宮鄒氏女，感君拯救上天堂。

梁武搜經作懺，天牖其衷，躍然證悟如來宗旨，覺昔日造寺寫經，真是人天小果之因，活佛達磨之言不謬也。對左右大臣曰：「不陟巔，不知天之所以高，不入底，不知地之所以厚，不搜摭經文，不知人天有漏之因卑且薄也。」此時究問達磨，達磨已面壁嵩山矣。帝曰：「得道上人，不為利誘，不為勢屈，昔既長往，今難復返。」遂下詔請衝玄寺僧人證修因果。胡僧見帝證修有得，異日可為西天羅漢，但須經侯景之亂，始得昇天。遂勸之勿為富貴所羈縻，當擺脫以待時至。遺以隱語曰：

猴子弄戈兵，台城見果因。

誦經空自餒，脫化不逡巡。

語畢，為帝取名曰「步虛」。武帝得了胡僧指點，遂棄髦富貴，不以天下國家為意，以致機務叢挫，威權旁落，跋扈強梁之臣，乘間竊發，天下遂多事。群臣有以堯舜仁義之道進者，有以湯武征誅之道進者，有以桓文功利之術進者，帝俱不聽。曰：「彼二帝、三王、五伯旦夕道術耳，吾釋家妙道，亙古不磨，卿策雖善，朕不取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梁皇事佛意何處，不用群臣納牖言。

未得如來長壽訣，台城枵腹亦徒然。

強臣侯景見帝廢弛無道，遂號召士卒以弔民罰暴為名，爭取武帝天下。國中一聞侯景兵至，驚惶無備，俱倒戈歸順。武帝見景鋒勢英銳，遂遷居台城以避之，因悟胡僧隱語首句乃侯景跋扈之驗，次句謂朕在台城征驗昔日所為因果，末二句分明令朕清心誦經，縱有大難，如來當來救渡也。朕且將老子《北斗經》清心誦讀。書云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，令彼蒼即賦我以步虛之德，侯景莫能為矣。有詩為證：

跋扈操戈逼帝京，謀奪天位收常經。

梁王自信天生德，么麼如何敢妄侵。

侯景兵入帝城，莫知梁王所在，聞帝避兵台城，遂統重兵厚圍台城，節其飲食。意悟胡僧隱語，必經侯景之亂，乃得脫化，故枵腹誦經不輟。厚圍士卒，本日見空中旗幡紛墜，鼓樂喧闐，又見紫雲一朵，接捧梁王直上玉京金闕，俗人不識，乃謂梁武餓死台城者，非矣。侯景始信梁皇作佛有成，而已叛逆無道也。彼後偃居天位，為齊高祖，亦宗信佛言，良有感於此哉。

梁皇朽腹斃台城，共睹空中墜紫云。